



清  
夏  
録

五  
六

服部文庫  
117  
87  
3





117  
87  
3

懷陽府夏錄卷五



善惡報施

觀奕道人筆記

族祖雷陽公言昔有遇冥吏者問命皆前定  
然乎曰然然特窮通壽夭之數若唐小說所  
稱預知食料乃術士射覆法耳如人人瑣記  
此等事雖大地為架不能度此簿籍矣問定  
數可移乎曰可大善則移大惡則移問孰定



之孰移之曰其人自定自移鬼神無權也問  
果報何有驗有不驗曰人世善惡論一生禍  
福亦論一生冥司則善惡兼前生禍福兼後  
生故若或爽也問果報何以不同曰此皆各  
因其本命以人事譬之同一遷官尙書遷一  
級則宰相典史遷一級不過主簿耳同一鑄  
秩有加級者抵無加級則竟鑄矣故事同而  
報或異也問何不使人先知曰勢不可也先

知之則人事息諸葛武侯爲多事唐六臣爲  
知命矣問何以又使人偶知曰不偶示知則  
恃無鬼神而人心肆曖昧難知之處將無不  
爲矣先姚安公嘗變曰此或雷陽所論託諸  
冥吏也然揆之以理諒亦不過如斯

奸淫感應

先姚安公有僕貌謹厚而最有心計一日乘  
主人急需飾詞邀勒得贏數十金其婦亦悻



恃自好若不可犯而陰有外遇久欲與所歡  
逃苦無資斧既得此金卽盜之同遁越十餘  
日捕獲夫婦之姦乃並敗余兄弟甚快之姚  
安公曰此事何巧相牽引一至於斯殆有鬼  
神顛倒其間也夫鬼神之顛倒豈徒博人一  
快哉凡以示戒云爾故遇此種事當生警惕  
心不可生歡喜心甲與乙爲友甲居下口乙  
居泊鎮相距三十里乙妻以事過甲家甲醉

以酒而留之宿乙心知之不能言也反致謝  
焉甲妻渡河覆舟隨急流至乙門前爲人所  
拯乙識而扶歸亦醉之以酒而留之宿甲心  
知不能言也亦反致謝焉其隣媪陰知之合  
掌誦佛曰有是哉吾知懼矣其人方佐人誣  
訟急自在呼之歸汝曹如此媪可也

詛姑牒報

四川毛公振翎任河間同知時言其鄉人有



薄暮山行者避雨入一廢寺已先有一人坐  
簷下諦視乃其亡叔也驚駭欲避其叔急止  
之曰因有事告爾故此相待不禍汝汝勿怖  
也我歿之後汝叔母失汝祖母歎恒非理見  
箠撻汝叔母雖順受不辭然心懷怨毒於無  
人處竊詛詈吾在陰曹爲伍伯見士神牒報  
者數矣憑汝寄語戒其悛改如不知悔恐不  
免魂墮泥犁也語訖而滅鄉人歸告其叔母

雖堅諱無有然悚然變色如不自容知鬼語  
非誣矣

桀黠豕身

毛公又言有人夜行遇一人狀似里胥鎖繫  
一囚坐樹下因並坐暫息囚啜泣不止里胥  
鞭之此人意不忍從旁勸止里胥曰此桀黠  
之魁生平所播弄傾軋者不啻數百冥司判



七世受豕身吾狎之往生也君何憫焉此人  
慄然而起二鬼亦一時滅跡

蝮虎人行

俞提督金鼇言嘗夜行關展戈壁中  
戈壁者石不生水草之地即瀚海也 遙見一物似人非人其高幾  
一丈追之甚急彎弧中其胸踣而復起再射  
之始仆就視乃一大蝮虎竟能人立而行異  
哉

樹林黑氣

昌吉叛亂之時捕獲逆黨皆戮於迪化城西  
樹林中  
迪化即烏魯木齊今建為州樹林綿垣數十里俗謂之樹窩 時戊  
子八月也後林中有黑氣數圍往來倏忽夜  
行者遇之輒迷余謂此凶悍之魄聚為妖厲  
猶蛇虺雖死餘毒尚染於草木不足怪也凡  
陰邪之氣遇陽剛之氣則消遣數事士於月  
夜伏銃擊之應手散滅



施馬供神

烏魯木齊關帝祠有馬市賈所施以供神者也嘗自嚙草山林中不歸阜樞每至朔望祭神必昧爽先立祠門外屹如泥塑所立之地不失尺寸遇月小建其來亦不失期祭畢仍莫知所往余謂道士先引至祠外神其說耳庚寅二月朔余到祠稍早實見其由雪積緩步而來耳竟立祠門外雪中絕無人跡是

亦奇矣

假妖謀宅

淮鎮在獻縣東五十五里卽金史所謂槐家鎮也有馬氏者家忽見變異夜中或拋擲瓦石或鬼聲嗚嗚或無人處突火出黝歲餘不止禱禳亦無驗乃買宅遷居有賃居者黝如故不久亦他徙以是無人敢再問有老儒不信其事以賤價得之十日遷居竟寂然無他



頗謂其德能勝妖旣而有猾盜登門與詬爭始知宅之變異皆老儒賄盜夜爲之非真魅也先姚安公曰魅亦不過變幻耳老儒之變幻如是卽謂之真魅可矣

老僧度牒

己卯七月姚安公在苑家口遇一僧合掌作禮曰相別七十三年矣相見不一齋乎適旅舍所賣皆素食因與其飯問其年解囊曰一

度牒乃前明成化二年所給問師傅此幾代矣遽收之囊中曰公疑我我不必再言食未畢而去竟莫測其真僞嘗舉以戒昉曰士大夫好奇往往爲此輩所累卽真仙真佛吾寧交臂失之

綠意琴棋

余家假山上有小樓狐居之五十餘年矣人不上狐亦不下但時見窻扉無風自啟閉耳



樓之北曰綠意軒老樹陰森是夏日納涼處  
戊辰七月忽夜中聞琴聲棋聲奴子奔告姚  
安公公知狐所爲了不介意但顧奴子曰固  
勝於汝輩飲博次日告昀曰海客無心則白  
鷗可狎相安已久惟宜以不聞不見處之至  
今亦絕無他異

狐畫荷花

丁亥春余攜家至京師因虎坊橋舊宅未贖

權住錢香樹先生空宅中云樓上亦有狐居  
但扁瑣雜物人不輕上余戲粘一詩於壁曰  
草草移家偶遇君一樓上下且平分  
詩自是書生癖徹夜吟哦莫厭聞  
一日姬人啟鎖取物急呼怪事余走視之則地板塵上滿畫  
荷花莖葉茗亭具有筆致因以紙筆置几上  
又粘一詩於壁曰仙人果是好樓居  
文采風流我不如  
新得吳箋三十幅可能一一畫芙蓉



葉越數日啟視竟不舉筆以告裘文達公公  
笑曰錢香樹家狐固應稍雅

呂仙夢訓

河間馮樹柎粗通筆札落拓京師十餘年每  
遇機緣輒無成就干祈於人率口惠而實不  
至窮愁抑鬱因祈夢於呂仙祠夜夢一人語  
之曰爾無恨人情薄此因緣爾所自造也爾  
過去生中喜以虛詞博長者名遇有善事心

知必不能舉也必再三懇思使人感爾之贊  
成遇有惡人心知必不可貸也必再三申雪  
使人感爾之拯救雖於人無所損益然恩皆  
歸爾怨必歸人機巧已爲太甚且爾所贊成  
拯救皆爾身在局外他人任其利害者也其  
事稍稍涉於爾則退避惟恐不速坐視其人  
之焚溺雖一舉手之力亦憚煩不爲此心尙  
可問乎由是思維人於爾貌合而情疎外關



切而心漠視宜乎不宜鬼神之責人一二行事之矢猶可以善抵至罪在心術則爲陰律所不容今生已矣勉修未來可也後果寒餓以終

魂奴責主

史松濤先生諱茂華州人官至太常寺卿與先姚安公爲契友余十四五時憶其與先姚安公談一事曰某公嘗羅殺一幹僕後附一

癡婢與某公辯曰奴舞樂當死然主人殺奴奴實不甘主人高爵厚祿不過於奴之受恩乎賣官鬻爵積金至鉅萬不過於奴之受賂乎某事某事顛倒是非出入生死不過于奴之竊弄權柄乎主人可負

國奈何責奴負主人主人殺奴奴實不甘某公怒而擊之仆猶嗚嗚不已後某公亦不令終因嘆曰吾曹斷斷不至是然旅進旅退坐食



俸錢而每責僮婢不事事母乃亦腹誹矣乎

誘婦逃妻

東城李某以販棗往來於隣縣私誘居停主人少婦歸比至家其妻先已借人逃自詫曰幸攜此婦來不然鰥矣人計其妻遷賄之期正當此婦乘垣後曰適相報尙不悟耶旣而此婦不樂居農家復隨一少年遁始茫然自失後其夫踪跡至東城欲訟李李以婦已他

去無佐證堅不承糾紛間聞里有扶箕者衆曰盍質於仙仙判一詩曰鴛鴦夢好兩歡娛記否羅敷自有夫今日相逢須一笑分明依樣畫壺虛其夫默然徑返兩邑接壤有知其事者曰此婦初亦其夫誘來者也

縊鬼脫身

滿媪余弟乳母也有女曰荔姐嫁爲近村民家妻一日聞母病不及待婿同行遽狼狽而



來時已入夜缺月微明顧見一人追之急度是強暴而曠野無可呼救乃映身古冢白楊下納簪珥懷中解縑繫頸披髮吐舌瞪目直視以待其人將近反招之坐及逼視知爲縊鬼驚仆不起荔姐竟狂奔得免比入門舉家大駭徐問得實且怒且笑方議向隣里追問次日喧傳某家少年遇鬼中惡其鬼今尙隨之已發狂譫詒後醫藥符籙皆無驗竟顛癩

終身此或由恐怖之餘邪魅乘機而中之未可知也或一切幻象由心而造未可知也或明神殛惡陰奪其魄亦未可知也然均可爲狂且戒

黠囚翻案

制府唐公執玉嘗勘一殺人案獄具矣一夜秉燭獨坐忽微聞泣聲似漸近窻戶命小婢出視嗷然而仆公自啟簾則一鬼浴血跪堦



下厲聲叱之稽顙曰殺我者某縣官乃誤坐某讐不雪日不瞑也公曰知之矣鬼乃去翌日自提訊衆供死者衣履與所見合信益堅竟如鬼言改坐某問官申辨百端終以爲南山可移此案不動其幕友疑有他故微叩公始具言始末亦無如之何一夕幕友見曰鬼從何來曰自至堦下鬼從何去歟然越牆去幕友曰凡鬼有形而無質去當奄然而隱不

當越牆因卽越牆處尋視雖瓦不裂而新雨之後數重屋上皆隱隱有泥迹直至外垣而下指以示公曰此必囚賄捷盜所爲也公沉思恍然仍從原讞諱其事亦不復深求

奸僧誨盜

景城南有破寺四無居人惟一僧攜二弟子司香火皆蠢蠢如村傭見人不能爲禮然譎詐殊甚陰市松脂煉爲末夜以紙捲燃火撒



空中焰光四射望見趨問則師弟鍵戶酣寢  
皆曰不知又陰市戲場佛衣作菩薩羅漢形  
月夜或立屋脊或隱映寺門樹下望見趨問  
亦云無睹或舉所見語之則合掌曰佛在西  
天到此破落寺院何爲官司方禁白蓮教與  
公無讐何必造此語禍我人益信爲佛示現  
檀施日多然寺日頽敝不肯葺一瓦一椽曰  
此方人喜作蜚語每言此寺多怪異再一莊

嚴惑衆者益藉口矣積十餘年漸致富忽盜  
瞰其室師弟並拷死罄其貲去官檢所遺囊  
篋得松脂戲衣之類始悟其姦此前明崇禎  
未事先高祖厚齋公曰此僧以不蠱惑爲蠱  
惑亦至巧矣然蠱惑所得適以自戕雖謂之  
至拙可也

老納瘳心

有書生嬖一變童相愛如夫婦童病將沒悽



變萬狀氣已絕猶手把書生腕掌之乃開後  
夢寐見之燈月下見之漸至白晝亦見之相  
去恒七八尺問之不語呼之不前卽之則却  
退緣是惘惘成心疾符籙効治無驗其父姑  
令借榻叢林冀鬼不敢入佛地至則見如故  
一老僧曰種種魔障皆起於心果此童耶是  
心所招非此僮耶是心所幻但空爾心一切  
俱滅矣又一老僧曰師對下等人說上等法

渠無定力心安得空正如但說病症不疎藥  
物耳因語生曰邪念糾結如草生根當如物  
在孔中出之以楔楔滿孔則物自出爾當思  
維此僮歿後其身漸至僵冷漸至洪脹漸至  
臭穢漸至腐潰漸至尸虫蠕動漸至臟腑碎  
裂血肉狼藉作種種色其面目漸至變貌漸  
至變色漸至變相如羅刹則恐怖之念生矣  
再思維此僮如在日長一日漸至壯偉無復



媚態漸至鬢髮有鬚漸至修髯如戟漸至面  
蒼顰漸至髮班白漸至兩鬢如雪漸至頭童  
齒豁漸至偃僂勞嗽涕淚涎沫穢不可近則  
厭棄之念生矣再思維此儻先死故我念彼  
倘我先死彼貌嬌好定有人誘利餌勢脇彼  
未必守貞如寡女一旦引去薦彼枕席我在  
生時對我種種淫語種種淫態俱回向是人  
恣其娛樂從前種種暱愛如浮雲散滅都無

餘滓則憤恚之念生矣再思維此儻如在或  
恃寵跋扈使我不堪偶相觸忤反面詬辭或  
我財不贍不饜所求頓生異心形色索漠或  
彼見富貴棄我他往與我相遇如陌路人則  
怨恨之念生矣以是諸念起伏生滅於心中  
則心無餘閑心無餘閑則一切愛根慾根無  
處容著一切魔障不祛自退矣生如所教數  
日或見或不見又數日竟滅迹病起往訪則



寺中無是一僧或曰古佛現化或曰十方常住來往如雲萍水偶寄已飛錫他往云

狐仙助孝

先太夫人乳媪廖氏言滄州馬落坡有婦以賣麪爲業得餘麪以養姑貧不能畜驢恒自轉磨夜夜徹四鼓姑沒後上墓歸遇二少女於路迎而笑曰同住二十餘年頗相識否婦錯愕不知所對二女曰嫂勿訝我姊妹皆狐

也感嫂孝心每夜助嫂轉磨不意爲上帝所嘉緣是功行得證正果今嫂養姑事畢我姊妹亦登仙去矣敬來道別並謝提攜也言訖其去如風轉瞬已不見婦歸再轉其磨則力幾不勝非宿昔之旋運自如矣

筆帖命名

烏魯木齊譯言好圍場也余在是地時有筆帖式名烏魯木齊計其命名之日在平定西



域前二十餘年自言初生時父夢其祖語曰  
爾所生子當名烏魯木齊併指畫其字以示  
覺而不省為何語然夢甚了了姑以名之不  
意今果至此意將終此乎後遷印房主事果  
卒於官計其自從征至卒始終未嘗離是地  
事皆前定豈不信夫

巴拉文牒

烏魯木齊又言有斯養曰巴拉從征時遇賊

每力戰後流矢貫左頰鏃出於右耳之後猶

奮刀斫一賊與之俱仆後因事至孤穆第在

魯木齊特納格爾之間夢晁拜謁衣冠修整頗不類賤

役夢中忘其已死問向在何處今將何往對

曰因差遣過此偶遇主人一展積戀耳問何

以得官曰忠孝節義上帝所重凡為國捐生

者雖下至僕隸生前苟無過惡幽冥必與一

職事原有過惡者亦消除前罪向人道轉生



奴今爲博克達山神部將秩如驍騎校也問  
何往曰昌吉問何事曰賚有文牒不能知也  
霍然而醒語音似猶在耳時戊子六月至八  
月十六日而有昌吉變亂之事鬼蓋不敢預  
洩云

昌吉繡鞋

昌吉築城時掘土至五尺餘得紅紵絲繡花  
女鞋一製作精緻尙未全朽余烏魯木齊雜

詩曰築城掘土土深深那許相呼萬杵音怪  
事一聲齊注目半鈎新月薛花侵詠此事也  
入土至五尺餘至近亦須數十年何以不壞  
額魯特女子不纏足何以得作弓彎樣僅三  
寸許此必有其故今不得知矣

賣花孝婦

郭六淮鎮農家婦不知其夫氏郭父越郭也  
相傳呼爲郭六云爾雍正甲辰乙巳間歲大



饑其夫度不得活出而乞食於四方瀕行對之稽顙曰父母皆老病吾以累汝矣婦故有姿里少年瞰其乏食以金錢挑之皆不應惟以女工養翁姑既而必不能贍則集隣里叩首曰我夫以父母托我今力竭矣不別作計當俱死隣里能助我則乞助我不能助我則我且賣花毋笑我

里語以婦女倚門為賣花

隣里趨起囁嚅徐散去乃慟哭白翁姑公然與諸蕩子游

陰蓄夜合之資又置一女子然防閑甚嚴不使外人覲其面或曰是將邀重價亦不辯也越三載餘其夫歸寒溫甫畢卽與見翁姑曰父母併在今還汝又引所置女見其夫曰我身已污不能忍耻再對汝已爲汝別娶一婦今亦付汝夫駭愕未答則曰且爲汝辦餐已往厨下自到矣縣令來驗目炯炯不瞑縣令判葬于祖塋而不耐夫墓曰不耐墓宜絕於



夫也葬於祖塋明其未絕於翁姑也目仍不  
瞑其翁姑哀號曰是本貞婦以我二人故至  
此也子不能養父母反絕代養父母者耶况  
身爲男子不能養避而委一少婦途人知其  
心矣是誰之過而絕之耶此我家事官不必  
與聞也語訖而瞑目時邑人議論頗不一先  
祖寵予公曰節孝並重也節孝又不能兩全  
也此一事非聖賢不能以斷吾不敢置一詞  
也

修怨問官

御史某之伏法也有問官白晝假寐恍惚見  
之驚問曰君有寃耶曰言官受賄鬻章奏於  
法當誅吾何寃曰不寃何爲來見我曰有憾  
於君曰問官七八人舊交如我者亦兩三人  
何獨憾我曰我與君有宿隙不過進取相軋  
耳非不共戴天者也我對簿時君雖引嫌不



問而陽陽有德色我獄成時君雖虛詞慰藉而隱隱含輕薄是他人據法置我死而君以修怨快我死也患難之際此最傷人心吾安得不憾問官惶恐愧謝曰然則君將報我乎曰我死于法安得報君君居心如是自非載福之道亦無庸我報特意有不平使君知之耳語訖若睡若醒開目已失所在案上殘茗尚微溫後所親見其惘惘如失陰叩之乃具道始末喟然嘆曰幸哉我未下石也其飲恨猶如是曾子曰哀矜勿喜不其然乎所親爲人述之亦喟然曰一有私心雖當其罪猶不服況不當其罪乎

泉臺業鏡

程編修魚門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宋小岩將沒以片札寄其友曰白骨可成塵游魂終不散黃泉業鏡臺待汝來相見余親見之其



友將沒以手附牀曰宋公且坐余亦親見之

驛館變童

相傳某公奉使歸駐節館舍時庭菊盛開徘徊花下見小童隱映疎竹間年可十四五端麗溫雅如靚粧女子問知爲居停主人子呼與語甚慧黠取一扇贈之流目送盼意似相就某公亦愛其秀穎與流連軟語適左右皆不在童卽跪引其裾曰公如不棄卽不敢欺

公爰陷冤獄得公一語可活公肯援手當不惜此身方探袖出訟牒忽暴風衝擊窗扉六扇皆洞開幾爲騶從所窺心知有異急揮之去曰俟夕徐議卽草草命駕行後廉知爲土豪殺人獄急不得解賂胥吏引某公館其家陰市變童僞爲其子又賂左右得至前爲泰弱蘭之計不虞冤魄之示變也裘文達公嘗曰此公偶爾多事幾爲所中士大夫一言一



動不可不慎使爾時面如包孝肅亦何隙可  
乘

逆親殉節

明崇禎末孟村有臣盜肆掠見一女有色併  
其父母繫之女不受污則縛其父母加炮烙  
父母並呼號慘切命女從賊女請縱父母去  
乃肯從賊知其給已必先使受污而後釋女  
遂奮擲批賊頰與父母俱死棄屍於野後賊

與官兵格鬪馬至屍側辟易不肯前遂陷淖  
就擒女亦有靈矣惜其名氏不可考論是事  
者或謂女子在室從父母之命者也父母命  
之從賊矣成一已之名坐視父母之慘酷女  
似過忍或謂命有治亂從賊不可與許嫁比  
父母命爲娼亦爲娼乎女似無罪先姚安公  
曰此事與郭六正相反均有理可執而於心  
終不敢確信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



泥古殃人  
劉羽冲佚其名滄州人先高祖厚齋公多與  
唱和性孤僻好講古制實迂濶不可行嘗倩  
董天士作畫倩厚齋公題內秋林讀書一幅  
云兀坐秋樹根塊然無與伍不知讀何書但  
見鬚眉古祇愁手持或是井田譜蓋規之  
也偶得古兵書伏讀經年自謂可將十萬會  
有土寇日練鄉兵與之角全隊潰覆幾爲所

擒又得古水利書伏讀經年自謂可使千里  
成沃壤繪圖列說于州官州官亦好事使試  
於一村溝洫甫成水大至順渠灌入人幾爲  
魚由是抑鬱不自得恒獨步庭階搖首自語  
曰古人豈欺我哉如是日千百遍惟此七字  
不久發病死後風清月白之夕每見其魂在  
墓前松柏下搖首獨步側耳聽之所誦仍此  
七字也或笑之則歛隱次日伺之復然泥古



消夏錄 卷五  
者愚何愚乃至是歟阿文勤公嘗教昀曰滿腹皆書能害事腹中竟無一卷書亦能害事國奕不廢舊譜而不執舊譜國醫不泥古方而不離古方是可爲泥古者鑑乎其人又曰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灤陽消夏錄六卷

觀奕道人筆記

朱書閣宦

明魏忠賢之惡史冊所未睹也或言其知事必敗陰蓄一驢日行七百里以備遁逃陰蓄一貌類己者以備代死後在阜城尤家店竟用是私遁去余謂此無稽之談也以天道論之苟神理不誣忠賢斷無倖免理以人事論



之忠賢擅政七年何人不識使竄伏舊黨之家小人之交勢敗則離有縛獻而已矣使潛匿荒僻之地則耕牧之中突來闈宦異言異貌駭視驚聽不三日必敗使遠遁於封域之外則嚴世蕃尚通日本仇鸞尚交諂達忠賢無是也山海阻深閔津隔絕去又將何往昔建文行道後世方且傳疑然建文失德無聞人心未去舊臣遺老猶有故主之思燕王稱

戈篡位屠戮忠良又天下之所不與遞相容隱理或有之忠賢虐焰薰天毒流四海人人欲得而甘心是時距明亡尚十五年此十五年中安得深藏不露乎故私遁之說余斷不謂然文安王岳芳曰乾隆初鼎學中忽雷震擊格旋繞文廟電光激射如掣赤練入殿門復返者十餘度訓導王著起曰是必有異冒雨入視見大蜈蚣伏先師神位上鉗出擲墻



前霹靂一聲蜈蚣死而天霽驗其背上有朱  
書魏忠賢字是說也余則信之

紅柳小娃

烏魯木齊深山中牧馬者恒見小人高尺許  
男女老幼一一皆備遇紅柳吐花時輒折柳  
盤爲小圈著頂上作隊躍舞音啾啾如度曲  
或至行帳竊食爲人所掩則跪而泣繫之則  
不食而死縱之初不敢遠行行數尺輒回顧

或追叱之仍跪泣去人稍遠度不能追始慕  
澗越山去然其巢八楹止處終不可得此物  
非木魅亦非山獸蠢倥之屬不知其名以  
形似小兒而喜戴紅柳因呼曰紅柳娃邱縣  
丞天錦因巡視牧廠曾得其一腊以歸細視  
其鬚眉毛髮與人無二知山海經所謂絜人  
鑿然有之有極小必有極大列子所謂龍伯  
之國亦必鑿然有之



塞外雪蓮

塞外有雪蓮生崇山積雪中狀如今之洋菊  
名以蓮耳其生必雙雄者差大雌者小然不  
並生亦不同根相去必一兩丈見其一再覓  
其一不不得者蓋如兔絲茯苓一氣所化氣  
相屬也凡望見此花默往採之則獲如指以  
相告則縮入雪中杳無痕迹卽劇雪求之亦  
不獲草木有知理不可解土人曰山神惜之

其或然歟此花生寒極之地而性熱二氣有  
偏勝無偏絕積陰外凝則純陽內結坎卦以  
一陽陷二陰之中剝復二卦以一陽居五陰  
之上下是其象也然浸酒爲補劑多血熱妄  
行或用合媚藥其禍尤烈蓋天地之陰陽均  
調萬物乃生人身之陰陽均調百脈乃和故  
素問曰亢則害承乃制自丹溪立陽常有餘  
陰常不足之說醫家失其本旨往往以苦寒



海身金  
卷之二  
伐生氣張介賓輩矯枉過直遂偏於補陽而參耆桂附流弊亦至於殺人是未知易道扶陽而乾之上九亦戒以凡陽有悔也嗜慾日盛羸弱者多溫補之劑易見小效堅信者遂衆故余謂偏伐陽者韓非刑名之學偏補陽者商鞅富強之術初用皆有功積重不返其損傷根本則一也雪蓮之功不補患亦此理矣

番中風穴

唐太宗三藏聖教序稱風災最難之域似卽今闕展土魯番地其地沙磧中獨行之人往往聞呼姓名一應則隨去不復返土人云偶或有之余未見也又有風穴在南山其大如井風不時從中出每出則數十里外先聞波濤聲遲一二刻風乃至所積徑之路濶不過三四里可急行而避避不及則衆車以巨繩



連綴爲一尚鼓動顛簸如大江浪涌之舟或  
一車獨遇則人馬輻重皆輕若片葉飄然莫  
知所往矣風皆自南而北越數日自北而南  
如呼吸之往返也余在烏魯木齊接關展移  
文云軍校雷庭於某日人馬皆風吹過嶺北  
有無蹤跡又昌吉通判報某日午刻有一人  
自天而下乃時納格爾遣犯徐吉爲風吹至  
俄特納格爾縣丞報余吉是日逃計其時刻

自巳正午初巳飛騰二百餘里此在彼不爲  
怪在他處則異聞矣徐吉云被吹時如醉如  
夢身旋轉如車輪目不能開耳如萬鼓亂鳴  
口鼻如有物擁蔽氣不得出努力良久始能  
一呼吸耳按莊子稱大塊噫氣其名爲風  
無所不之不應有穴蓋氣所偶聚因成斯異  
猶火氣偶聚於巴蜀遂爲火井水脈偶聚於  
閩遂爲河源云



訓狐學究

何勵菴先生言相傳明季有書生獨行叢莽間聞書聲琅琅怪曠野那得有是尋之則一老翁坐墟墓間旁有狐十餘各捧書蹲坐老翁見而起迎諸狐皆捧書人立書生念既解讀書必不爲禍因與揖讓席地坐問讀書何爲老翁曰吾輩皆修仙者也凡狐之求仙有二途其一採精氣拜星斗漸至通靈變化然後積修正果是爲由妖而求仙然或入邪僻則干天律其途捷而危其一先鍊形爲人既得爲人然後講習內丹是爲由人而求仙雖吐納導引非旦夕之功而久久堅持自然圓滿其途紆而安顧形不自變隨心而變故先讀聖賢之書明三綱五常之理心化則形亦化矣書生借視其書皆五經論語孝經孟子之類但有經文而無註問經不解釋何由講



貫老翁曰吾輩讀書但求明理聖賢言語本  
不艱深口相授受疏通訓詁即可知其義者  
何以註爲書生怪其持論乖僻惘惘草對始  
問其壽曰我都不記但記我受經之日世尚  
未有印板書又問閱歷數朝世事有無同異  
曰大都不甚相遠惟唐以前但有儒者北宋  
後每聞某甲是聖賢爲卜異耳書生莫測一  
揖而別後於途間遇此翁欲與語掉頭徑去

案此殆先生之寓言先生嘗日以講經求科  
第支離敷衍其詞愈美而經愈荒以講經立  
門戶紛紜辨駁其說愈詳而經亦愈荒語意  
若合符節又嘗曰凡巧妙之術中間必有不  
穩處如步步踢寔卽小有蹉夫終不至折肱  
傷足與所云修仙二途亦同一意也

卧虎山人

有扶此者自江南來其仙自稱卧虎山人不



言休咎惟與人唱和詩詞亦能作畫畫不過  
蘭竹數筆具體而已其詩清淺而不俗嘗面  
見下壇一絕云愛殺嫣紅映水開小亭白鶴  
一徘徊花神怪我衣襟綠纓藉莓苔穩睡來  
又詠舟限車字詠車限舟字曰淺水潺潺二  
尺餘輕舟來往與何如回頭岸上春泥滑愁  
殺疲牛薄笨車小車輕輓駕烏牛載酒聊爲  
陌上遊莫羨王孫金勒馬雙輪徐轉穩如舟

其餘大都類此問其姓字則曰世外之人何  
必留名必欲相迫有杜撰應命而已甲與乙  
共學其符名之亦至然字多不可辨扶筭者  
手不習也一日乙焚符仙竟不降越數日再  
召仍不降後乃降於甲家甲即乙名不降之  
故仙判曰人生以孝弟爲本二者有慙則不  
可以爲人此君近與兄析產隱匿千金又詭  
言父有宿逋當兄弟共償寔掩兄所償爲已



有吾雖方外閒身不預人事然義不與此等人作緣煩轉道意後母相續又判示甲曰君近得新果徧食兒女而獨忘孤姪使啜泣竟夕雖是無心要由于意有岐視後若再爾吾亦不來矣先姚安公曰吾見其詩詞謂是靈鬼觀此議論似竟是仙

婦有宿緣

廣西提督田公耕野初娶孟夫人早卒公官

京州鎮時月夜獨坐衙齋恍惚見夫人自樹杪翩然下梅勞苦如平生日吾本天女宿命當爲君婦緣滿仍歸今過此相遇亦餘緣之未盡者也公問我當終何官曰官不止此行去矣問我壽幾何曰此難言公卒時不在鄉里不在官署不在道途館驛亦不歿于戰陣時至自知耳問歿後尚相見乎曰此在君矣君努力生天卽可見否卽不能也公後征叛



苗師還卒于戎幕之下

女變羅刹

奴子魏藻性佻蕩好窺伺婦女一日村外遇  
少女似相識而不知其姓名居址挑與語女  
不荅而目成徑西去藻方注視女回顧若招  
卽隨以往漸逼近女面頰小語曰來往人衆  
恐見疑君可相隔小半里俟到家吾待君墻  
外車屋中乘樹下繫一牛旁有礮礮者是也

旣而漸行漸遠薄暮將抵李家窪去家三十  
里矣宿雨初晴泥將沒脛足趾亦腫痛遙見  
女已入車屋方竊喜趨而赴女方背立忽轉  
面乃作羅刹形鋸牙鉤爪面如靛目睒睒如  
燈駭而返走羅刹急追之狂奔二十餘里至  
相國庄已屆亥初識其婦翁門急叩不已門  
甫啓突然衝入觸一少婦仆地亦隨之仆諸  
婦怒譟各持擣衣杵亂捶其股氣結不能言



惟呼我我俄一媪持燈出方知是婿共相驚  
笑次日以牛車載歸卧床幾兩月當藻來去  
時人但見其自往自還未見有羅刹亦未見  
有少女豈非以邪名邪狐鬼乘而侮之哉先  
兄晴湖曰藻自是不敢復冶遊路過婦女必  
俛首是雖謂之神明示懲可也

神鞭逃婢

先太夫人有婢曰三兒一日爲少年誘去行

三四十里將至沙澗過一官從數騎其行如  
風怒叱曰何物狂且敢盜人婢女少年驚怖  
竄入秫田中逃去官又叱三兒曰背主私奔  
法當笞揮從騎按伏田塍上卽以馬鞭笞三  
十縱馬徑去三兒痛暈卧路旁適有村民販  
鬻者問知爲余家婢以空車載歸後其母來  
視私問曰莫是主人鞭爾託言見鬼耶三兒  
唾曰勿作負心語豈有受如是毒鞭尚能行



三四十里者三兒又曰是官著鸞黃短衣帽  
有孔雀翎沙渦非孔道斷無驛使往來且驛  
使往來何由路見少女不問而知爲逃婢卽  
行決罰蓋滿洲大臣之爲神者也

豕救瞽人

去余家十餘里有瞽者姓衛戊午除夕徧詣  
常呼彈唱家辭歲各予以食物自負以歸半  
途失足墮枯井中旣在曠野僻徑又家家守

歲路無行人呼號嗌乾無應者幸井底氣溫  
又有餅餅可食渴甚則咀水果竟數可不死  
會屠者王以勝驅豕歸距井猶半里許忽繩  
斷豕逸狂奔野田中亦失足墮井持鉤出豕  
乃見瞽者已氣息僕屬矣井不當屠者所行  
路殆若或使之也先兄晴湖問以井中情狀  
瞽者曰是時萬念皆空心已如死惟念老母  
卧病待瞽子以養今併瞽子亦不得計此時



恐已餓孛覺酸徹肝脾不可忍耳先兄曰非  
此一念王以勝所驅豕必不斷繩

義盜免捕

齊大獻縣劇盜也嘗與眾同行劫一盜見其  
婦美逼污之亦勝不從反接其手縛于橈已  
禡下衣呼兩盜左右挾其足矣齊大方看莊  
盜語謂屋上瞭望聞婦呼號自屋脊躍下挺  
以防救者謂看莊亦突人曰誰敢如是吾不與俱生洵洵欲聞

目光如餓虎開不容髮之頃竟賴以免後羣  
盜並就捕誅惟齊大終不能弋獲羣盜云  
官來捕時齊大寔伏馬槽下兵役皆云往來  
搜數過惟見槽下朽竹一束約十餘竿積塵  
污穢似棄置多年者

仙狐避佛

張明經晴嵐言一寺藏經閣上有狐居諸僧  
多棲止閣下一日天酷暑有打包僧厭其聒



雜徑移坐具住閣上諸僧忽聞樑上狐語曰  
大眾且各歸房我眷屬不少將移住閣下僧  
問久居閣上何忽又欲據此曰和尚在彼問  
爾避和尚耶曰和尚佛子安敢不避又問我  
輩非和尚耶狐不答固問之曰汝輩自以爲  
和尚我復何言從兄愁園聞之曰此狐黑白  
大明然亦可使三教中人各發深省

社神却祭

甲見乙婦而艷之語于丙丙曰其夫粗悍可  
圖也如不吝揮金吾能爲君了此事乃擇邑  
子冶蕩者餌以金而囑之曰爾自晝潛匿乙  
家而故使乙聞待就執則自承欲盜白晝非  
盜時爾容貌衣服無盜狀必疑姦勿承也官  
再鞫而後承罪不過枷杖富設策使不竟其  
獄無所苦也邑子如所教獄果不竟然乙竟  
出其婦丙慮其悔教婦家訟乙又陰賂證佐



使不勝乃恚而別嫁其女乙亦決絕聽其嫁  
甲重價買爲妾丙又教邑子反噬甲發其陰  
謀而教甲賂息計前後乾沒千金矣適聞家  
廟社會乃修供具賽神將以祈福先一夕廟  
祝夢神曰某金自何來乃盛儀以饗我明日  
來慎勿令入廟非禮之祀鬼神且不受况非  
義之祀乎丙至廟祝以神語拒之怒弗信甫  
至堦昇者顛蹶供具悉毀乃悚然返後歲餘

甲死邑子以同某之故時往來丙家因誘其  
女逃去丙亦氣結死婦攜貲改適女至德州  
盤詰得姦狀牒送回籍杖而官賣時丙姦已  
露乙憾甚乃鬻產贖得女使荐枕三夕而轉  
售於人或曰丙死時乙尚未娶丙婦因嫁焉  
此故爲快心之談無是事也邑子後爲丐女  
流落爲娼則寔有之

木客談詩



益都李詞晚言秋谷先生南游日借寓一家園亭中一夕就枕後欲製一詩方沉思聞聞窗外人語曰公尚未睡耶清詞麗句已心醉十餘年今幸下榻此室竊聽緒論雖已經月終以不得質疑問難爲恨慮或倉卒別往不罄所懷便爲平生之歉故不辭唐突顧隔窗聽揮麈之談先生能不拒絕乎秋谷問君爲誰曰別館幽深重門夜閉自斷非人迹所到

先生神思夷曠諒不恐怖亦不必深求問何不入室相晤曰先生襟懷蕭散僕亦倦于儀文但得神交何必定在形骸之內因與酬對于六義頗深如是數夕偶乘醉戲問曰聽君議論非神非仙亦非鬼非狐母乃山中木客解吟詩平語訖寂然穴隙窺之缺月微明有影蓬蓬然掠水亭簷角而去園中老樹參雲疑其木魅矣詞晚又云秋谷典魅語時有容



竊聽魅謂漁洋山人詩如名山勝水奇樹幽  
花而無寸土藝五穀如雕欄曲榭池館宜人  
而無寢室庇風雨如彘鼎鬯洗斑爛滿几而  
無釜甑供炊爨如纂組錦繡巧出仙機而無  
裘葛禦寒暑如舞衣歌扇十二金釵而無主  
婦司中饋如梁園金谷雅客滿堂而無良友  
進規諫秋谷極爲擊節又謂明季詩庸音雜  
奏故漁洋救之以清新近人詩浮響日增故

先生救之以刻露勢本相因理無偏勝竊意  
二家宗派當調停相濟合則雙美離則兩傷  
秋谷大不平之故有木客之詰云

道士疑妖

烏魯木齊有道士賣藥于市或曰是有妖術  
人見其夜宿旅舍中臨睡必探佩囊出一小  
壺盧傾出黑物二丸卽有二少女與同寢曉  
乃不見問之則云無有余憶輟耕錄周月惜



事曰此乃所採生魂也是法食馬肉則破適  
中營有馬死遣吏密囑旅舍主人問適有馬  
肉可食否道士掉頭曰馬肉豈可食余益疑  
擬料理之同事陳君題橋曰道士攜少女公  
未親見不食馬肉公亦未親見周月惜事出  
陶九成小說未知真否所云馬肉破法亦未  
知驗否公信傳聞之詞據無稽之說遽興大  
獄似非所宜塞外不當留雜色人飭所司驅

之出境足矣余乃止後將軍溫公聞之曰欲  
窮治者太過倘畏刑妄供別情事閱重大又  
無確據作何行止驅出境者太不及倘轉徙  
別地或釀事端云曾在烏魯木齊久任誰職  
其答形迹可疑凡入關隘例當盤詰搜檢驗  
有寔證則當付所司驗無寔證則具牒遞回  
原籍使勿惑民不亦善乎余二人皆服公之  
論



貴人出險

莊學士本淳少隨父書石先生泊舟江岸夜  
 失足落江中舟人弗知也漂蕩間聞人語曰  
 可救起福建學院此有關係勿草草不覺已  
 還挂本舟舵尾上呼救得免後果督福建學  
 政赴任時舉是事語余曰吾其不返乎余以  
 立命之說勉之竟卒于官又其兄方耕少宗  
 伯雍正庚戌在京邸遇地震壓于小街中適

兩牆對圮相柱如人字帳

形坐其中一晝夜乃得  
 掛出豈非死生古命乎

旅魂隨骨

何勵菴先生言

十三四時隨  
 父罷官還京

師人多舟狹遂布

席于巨箱上寢夜分覺有一掌捫之其冷如  
 水魘良久乃醒後夜夜皆然謂是神虛服藥  
 亦無效至登陸乃已後知箱乃其僕物僕母  
 幸子官署厝郊外臨行陰焚其柩而以衣包  
 骨匿箱中當由人眠其上魂不得安故作是



變怪也然則旅魂隨骨返信有之矣

縊鬼却人

勵菴先生又云有友聶姓往西山深處上墓  
返天寒日短翳然已暮畏有虎患竭蹶力行  
望見破廟在山腹急奔入時已曠黑聞墻隅  
人語曰此非人境擅越可速去心知是僧問  
師何在此間坐曰佛家無誑語身寔縊鬼在  
此待替聶毛骨悚立既而曰與死于虎無寧

死于鬼吾與師共宿矣鬼曰不去亦可但幽  
明異路君不勝陰氣之侵我不勝陽氣之燦  
均刺促不安耳各占一隅毋相近可也聶遙  
問待替之故鬼曰上帝好生不欲人自戕其  
命如忠臣盡節烈婦完貞是雖橫天與正命  
無異不必待替其情迫勢窮更無求生之路  
者憫其事非得已亦付轉輪仍核記生平依  
善惡受報亦不必待替倘有一綫可生或小忿



不忍或借以累人逞其戾氣率爾投繯則大  
拂天地生物之心故必使待替以示罰所以  
幽囚沉滯動至百年也問不有誘人相替者  
乎鬼曰吾不忍也凡人就縊爲節義死者魂  
自頂上升其死速爲忿嫉死者魂自心下降其  
死遲未絕之頃百脈倒湧肌膚皆寸寸欲裂  
痛如鸞割胸膈腸胃中如烈焰燔燒不可忍  
受如是十許刻形神乃離思是楚毒見縊者

方阻之速退肯相誘乎聶曰師昏是念自必  
升天鬼曰是不敢望惟一意念佛莫懺悔耳  
俄天欲曙問之不言諦視亦無所見後聶每  
上墓必携飲食紙錢祭之輒有旋風繞左右  
一歲旋風不至意其一念之善已解脫惡趣  
矣

靈狐識夢

王半仙嘗訪其狐友狐迎笑曰君昨夜夢至



范住家歡娛乃爾范住者邑之名妓也王回  
憶寔有是夢問何以知曰人秉陽氣以生陽  
親上氣恆發越于頂睡則神聚於心靈光與  
陽氣相映如鏡取影夢生于心其影皆現于  
陽氣中往來生滅倏忽變形一二寸小人如  
函圖如戲劇如蟲之蠕動卽不可告人之事  
亦百態畢露鬼神皆得而見之狐之通靈者  
亦得見之但不聞其語耳昨偶過君家是以

見君之夢又曰心之善惡亦現于陽氣中生  
一善念則氣中一綫如裂燄生一惡念則氣  
中一綫如濃烟濃烟霧首尚有一綫之光是  
畜生道中人併一綫之光而無之是泥犁獄  
中人矣王問惡人濃烟霧首其夢影何由復  
見曰人心本善惡念蔽之睡時一念不生則  
此心還在本體陽氣仍自光明卽其初醒時  
念尚未起光明亦尚在念漸起則漸昏念全



起則全昏矣君不讀書試向秀才問之孟子  
所謂夜氣卽此是也王悚然曰鬼神鑒察乃  
及於夢寐之中

雷極善人

雷出於地向於福建白鶴嶺上見之嶺高五  
十里陰雨時俯視濃雲僅及山半有氣一縷  
自雲中湧出直激而上氣之纖末忽火光迸  
散卽碎然有聲與火礮全相似至于擊物之

雷則自天而下戊午夏余與從兄懋園坦居  
讀書崔莊三層樓上開窗四望數里可晴時  
方雷雨遙見一人自南來之死約半里許忽  
跪於地倏雲氣下垂冪之不見俄雷震一聲  
火光照眼如咫尺雲已斂而上矣少頃喧言  
高川李善人爲雷所極隨衆往視徧身焦黑  
仍拱手端跪仰面望天背有朱書非篆非籀  
非草非隸點畫繳擾不能辨幾字其人持齋



禮佛無善迹亦無惡迹不知爲夙業爲隱匿也其姪李士欽曰是日晨起必欲赴崔莊寔無一事竟冒雨而來及於此難或曰是日崔莊大集崔莊市人交易以一六殆鬼神驅以來與衆見之

病愈遭刑

余官兵部時有一吏嘗爲狐所媚脰瘕骨立乞張真人符治之忽聞簷際人語曰君爲吏

非理取財當嬰刑戮我夙生曾受君再生恩故以艷色蠱惑攝君精氣欲君以瘵疾善終今被驅遣是君業重不可救也宜努力積善尙冀萬一挽回耳自是病愈然竟不悛改後果以盜用印信私收馬稅伏誅堂吏有知其事者後爲余述之云

生魂現影

前母張太夫人有婢曰繡鸞嘗月夜坐堂堦



呼之則東西廊皆有一綉鸞趨出形狀衣服無少異乃至右襟反摺其角左袖半捲亦相同大駭幾仆再視之惟存其一問之乃從西廊來又問見東廊人否云未見也此七月間事至十一月卽謝世殆祿已將尽故魅敢現形歟

獻供施丐

滄州插花廟尼姓董氏遇大士誕辰治供具

將畢忽覺微倦倚几暫憩恍惚夢大士語之曰爾不獻供我亦不忍飢爾卽獻供我亦不加飽寺門外有流民四五輩乞食不得困餓將殆爾輟供具以飯之功德勝供我十倍也霍然驚醒啟門出視果不謬自是每年供具獻畢皆以施丐者曰此菩薩意也

醫母渡河

先太夫人言滄州有轎夫田某母患臆將殆



聞景和鎮一醫有奇藥相距百餘里昧爽狂奔去薄暮已狂奔歸氣息僅屬然是夕衛河暴漲舟不敢渡乃仰天大號聲淚並下衆雖哀之而無如何忽一舟子解纜呼曰苟有神理此人不溺來來吾渡爾奮然鼓楫橫衝巨浪而行一彈指頃已抵東岸觀者皆合掌誦佛號姚安公曰此舟子信道之篤過於儒者



